

徒步海棠山

田新燕

去海棠山之前，我以为黎明是慢慢到来的，它是光线一寸寸挪开了云层透射出来的，是云雾一点点散开淡化出来的。去之后，我才意识到曙光是在黑暗酝酿中喷薄而出的。

前一秒，云雾迷蒙，群山幻影，没有远方的山峦，只有眼前的迷雾。后一秒，云移雾散，如天开画卷，层峦叠翠，尽现眼底。那一刻，我体悟了自然的变幻莫测，难以捉摸。

前一晚定好闹钟，沉沉地睡去。闹钟响起，整理好行装，匆匆出发了。还未到凌晨四点，手电筒的光照亮了局促的楼梯道，我感受到夜的寂静和孤独。出了楼道口，凉风迎面扑来，让人恍惚以为是在初秋。

这应该是县城最安静的时刻。人都熟睡着，城市白天里被喧嚣声模糊的模样开始悄悄探出头来。一切都是慵懒的、从容的，疲惫的城市此刻有了自己的呼吸。

和小伙伴会合后，我们就朝着火车站背后的远山出发了。山是寂静的、浑浊的、深沉的。手电筒的光圈在山路上来回摇曳，城里的灯火抛在了身后。路边的风景看不到，只能听到各种未眠动物的声音，闻到不同植物的气息。在视觉淡化的时候，听觉和嗅觉就变得灵敏。灯光下，我们看到了一些爬行小动物。比如说蜘蛛、蜈蚣、长虫。时间过得很快，汗水肆意地流着，浅灰色T恤已经找不到一寸干的地方。

雾气很浓，能见度很低。远处除了雾还是雾，空气湿度很大。说我们穿行在迷雾森林里一点都不夸张。仰起头，你能感觉到水雾碎碎地落在脸上。单衫湿了，背包也湿了，我们的激情似乎并没有消减，我们要穿过云雾登上山顶，看日出，看云海，我们要在七点多到达。

走在半山腰，迷雾慢慢散退了。忽地一下，模糊的山峦清晰起来，浑浊的天空明朗起来。那一刻，我明白了黎明不是慢慢到来的，而是在夜的孕育中突然爆发的。没有真的经历过，你感受不到这种神奇的变化。天亮堂起来，我惊讶之后有点小失落，日出肯定是看不到了。这样也好，为下一次的出行留下念想。

转过一道弯，再转过一道弯，一道弯转过之后，我们看到了云海蓝天。那一刻，恍惚以为在仙境，人间的红尘纷扰与你无关，你可以尽情幻想你就是紫衣仙子。

舍不得停留太久，因为害怕山顶更美的云海散去，已经爬行了十三公里，竟恨不得奔跑着去山顶。经过了一片美得恍惚的格桑花海，也不敢作太久逗留。我们已经错过了山顶的日出，不能再与云海擦肩而过。

粗糙的石头垒起的简陋台阶，坡度

依旧很大。你难以想象，我看到野兔那一刻的惊喜。两只竖起的耳朵，看着格外机灵。我见它的一刹那，它回头看了一眼，蹦跳着跑向了林子。灰色的兔子，竖起的耳朵，轻轻地跳跃，我怎么抑制自己的惊喜？我大叫：“兔子，快看！”我的叫喊声惊扰了兔子，它跑得越快了。

终于爬到了山顶，看到了石头垒砌的寨子。那里曾经应该有房子，现在只能看到粗大的石块垒砌的城墙。时间是最不会说谎的，久远的石头，新砌的石头，一看一目了然。就像阅历不会杜撰不会说谎，你经历的每一次苦难，你翻过的每一座高山，你蹚过的每一条河流，你看过的每一本书，你交往的每一个人，都在你的生命中留下了印记。短时间可能看不到，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会一点点渗进你的血液，改变你的模样。有人说，三十岁前的模样是父母生的，三十岁后的模样靠自己。这就是修行的力量。一块古朴的石头，它不说话，静静地待在那里，但你看它，就像在读一个古老的故事，在听一段古老的传说。

雾气很浓，云层很厚。我们坐在山顶的石凳上，等待着云海沸腾的时刻，从八点等到了九点，云海和我们玩着捉迷藏，它一直躲在雾里不露面，偶尔鼓起一个云朵，它又匆匆躲回去。

也罢，你藏着，我等着。你不露面，我知道你以雾为面具，遮挡了凡尘，也掩藏了你的脸。但我们在山腰已经看到了你的美艳，领略了你的神奇。我坐在山顶，尽情想象雾后天你变幻的容颜。想象是最有力量的，我可以把记忆中海的一切最美好的画面和文字赋予你，你成了我心中独一无二的云海。

九点，云雾消散，我们从山顶往下看。下了山，我们奔向了花海。格桑花漫山盛开，紫色的、粉色的、白色的、黄色的，各种层次各种颜色的花，一阵风吹过，花儿摇摆，美到让人窒息。十点多的花海，已经是三十多度的高温，我们一群人竟然徜徉在花海里不忍离去。把美图照片定格在当下，把美图记忆储存到永远。

返回的途中，遇到了热情朴实的老农，摘了菜园的黄瓜给我们吃。脆生生的黄瓜，口感很棒。一路的高温，真恨不得跑下去啊，可是坡度很大，还有十多公里，我没有体力和勇气跑回去。

就那么艳阳下行走着，脸上针一般刺痛着。可我依旧行走着，我们要用信念完成我们的徒步。我估计晒昏了，竟忘了山里的枝条可以做帽子。可我们终究走到了县城，中午一点的县城，异常灼热。

这不是结束，这是开始。走在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美。

六月骄阳，那是枣花开得最盛的时候，淡黄色米粒儿大小的花在叶子间若隐若现，一阵风过后，花儿簌簌落下，落到母亲晒的大麦里。不一会儿，大麦上就是一层厚厚的枣花。

母亲浅浅地笑，这种笑是善意的，闻到枣花淡淡的味儿，她知道落下来的香香的枣花自然成了做醋辅料。那么，做出来的醋肯定有枣花的香味。

做醋的主要原料是大麦，大麦是母亲亲手挑选的，颗粒饱满，用的麸皮也是上等的小麦里提出来的。母亲说，六月的阳光是晒大麦、做醋曲的好时机。雀儿总想凑个热闹，乘机吃几口麦粒，这是母亲绝对不允许的。雀儿来了，她跺脚，小东西，你乱拉，会弄臭我的醋的。索性，她给晒大麦的场子一边扎上一个稻草人，另一边自己坐在小凳子上戴个大草帽，手里摇着大蒲扇，摇啊摇啊，有几次好像睡着了，但大蒲扇还在动。

用水淘净的大麦在三伏天很容易晒干，再上锅蒸熟。在一个大容器里放入蒸熟的大麦、麸皮。据说，还有一种神秘的东西，放这种东西时，母亲再三掂量，不能放多也不能放少，要恰到好处。当然还有不速之客——枣花。加入凉开水，不停地用擀面杖搅，一边搅，头上的蓝头巾也跟着摆来摆去，嘴里不停地嘟囔，好大一会儿，我才听清两个字“醋”“香”。我觉得母亲搅了一天晌呢，大麦和麸皮完全混合在一起了，开始装在一个大红里，再压实，封严。母亲一脸的满足和轻松。

醋曲埋在麦糠的深处，等待发酵的时间是漫长的。对母亲来说这个过程也是美好的。

母亲坐在小柴房门口，咪溜、咪溜地纳鞋底，不时朝柴房看几眼，我知道她牵挂她的醋曲。浅浅的笑还挂在嘴角，她肯定听到了醋曲发酵的声音。

母亲紧锣密鼓地准备一场盛事到来。被母亲洗了多次的用来酿醋的缸，在阳光下闪着紫红色光泽。母亲说这是在杀菌。

有一天，第一缕阳光跳进院子的时候，紫红色瓷釉的醋缸淋出了第一滴香醋，浓郁的味道弥漫了整个村庄。

母亲站在醋缸前，陶醉在清脆的有节奏淋醋的声响里。

那带着枣花香味的醋滴下来的第一声清脆的叮咚声，在安静而寂寥的村庄，无疑是盛开的花朵，吸引来街坊邻居，他们蜂拥而至，像观看一场盛大的花事。

母亲守着一缸猩红色清澈的香醋，脸上洋溢着满足和幸福的笑容。

头道醋口感绵厚，酸甜不涩。来看热闹的，走时手里不会空的，或盆儿、或碗、或瓶子，都满满地带走。母亲还不忘叮嘱一句“醋完了，就来端”。

邻居李二婶还是尝出了今年的醋不同于往年的味道，她一边小口抿，一边咂摸着嘴：“慧儿的醋越做越好了，香！”她哪里知道今年的醋曲里有枣花的造访。

“牡丹花好空入目，枣花虽小结实成”。枣花是渺小的，朴素的，朴素得人们忽视了它的存在，然而它的馨香是无与伦比的，向着阳光而生，向着希望而行。

记得母亲做的那一缸猩红色香香的枣花醋我家吃了两年，枣花的香气经久不散。

后来，每每吃面条或者饺子时，佐一勺香醋，我就会想念枣花和它悠远的香气，想念我的母亲。

枣花醋

周婷

商洛山

(总第2546期)
刊头摄影 全玉民

怀念奶奶

和 喆

2024年元旦，奶奶走了，走得很安详，在睡梦中去世，享年99岁。

奶奶这一生算得上历经坎坷。1925年，她出生在河南省孟津县，小时候乞讨为生，差点儿饿死的时候，被大爷爷收留，做了童养媳。跟大爷爷结婚三四年后，花园口决堤，家被冲没了，全家只能跟着逃荒的队伍向前走。大爷爷担着担子，前面筐子里是大伯二伯，后面筐子里是行李。听奶奶讲，那一路上的艰辛，每天拼了命地走，生怕赶上队伍，还有就是饿，每到吃饭时，大爷爷因为挑担子吃一整个馒头，奶奶和大伯二伯分一个馒头，看着大伯二伯饿得嗷嗷哭，奶奶也只把自己的半个馒头尽量多分给孩子们。她自己只要看见歇脚的地方有水缸，就用大瓢舀水咕咚咕咚喝，直到把自己的肚子灌涨。后来，我一直不肯看《1942》，因为我知道，那是真的。

幸运的是，奶奶活着走到了陕西，她们沿着宝成铁路一路走到宝鸡，在宝鸡安了家。后来大爷爷搬到石油机械厂当了工人，奶奶也在工厂幼儿园当了保育员。她赶上了新中国成立，赶上了好时代。奶奶生了八个孩子，六个男孩，两个女孩。尽管那时候大爷爷已经是八级焊工，每月能够拿到98元的高额工资，但是一家十几口，生活一直是紧紧巴巴。除了工作、回家做饭，奶奶说那时候每天都有做不完的针线活，做单衣、做棉衣、纳鞋底。我小时候，觉得奶奶的手跟我们

的手不一样，后来才知道奶奶的手指头都是变形的，做针线活做的。直到1980年，孩子们陆续工作后，日子才渐渐好起来了。但是，大爷爷也在那一年去世了。我想，这对于奶奶来说，除了痛苦，更多的应该是巨大的遗憾吧！生活刚刚好起来，但那个陪伴她的人却不在了。

后来，我记事时，印象里奶奶还是很忙的，尤其是针线活做个不停。她每年都要给孙子孙女们做双棉鞋，做身棉衣，所以从夏天就要开始忙活。暑假我在奶奶家，总是听着哒哒哒的缝纫机声入睡。还记得她用碎布片拼的百纳被，我盖了很多年。一年级时，我在奶奶家住了一年，那时候很痛恨奶奶做的手擀面条，一周七天，有六天都是擀面条。每次吃面条，第一碗是捞面条，第二碗就是汤面条了，把用来拌面的菜倒进煮好面条的锅里，一锅糊糊，奶奶每次看到我满脸的不情愿，总是说，剩饭热三遍，拿肉都不换。现在，一想起那情景，心里多了一份暖意。

后来，大家的生活都越过越好。记忆最深的是每年过年，别人家大年初一最多三四个兄弟姊妹，我们家每次都有七八个家庭，几十口人团聚。每年腊月廿三开始，大伯就忙活着往家里买东西，鸡鸭鱼肉、酒水饮料、瓜子花生，事无巨细。大娘、二娘、三娘、妈妈、姑姑会轮流腾出时间，做各项准备工作。大年初一，姑父是主厨，其他人帮忙。而我们小

孩子压岁钱买鞭炮，只需要快乐玩耍，等待吃饭！吃饭的时候，固定是两桌，大人一桌喝酒聊天，小孩子一桌埋头苦吃，小姑和小叔是小孩儿桌的，美其名曰照顾我们。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小叔小姑都默认是我们一伙的。

除了过年，家里人平时也时不时会聚餐。二娘烧的红烧肉和黄焖羊肉，用盆装满，大家围着桌子吃，很有气势。直到很多年以后，在东北吃杀猪菜，才明白当时用盆装肉是二娘作为东北人的气派。在奶奶家吃火锅，还是分两锅，大人一锅，小孩一锅。大人那一锅吃得比较斯文，我们小孩这一锅就有意思了。姑姑下了满满一锅肉卷，盖上锅盖等肉熟，小叔一手端着蘸料，一手拿着筷子，眼巴巴地等肉熟。姑姑刚掀开锅盖，十来双筷子就一起进锅了，她无可奈何地看着我们在五秒之内把锅捞空了。现在早就忘记那火锅的味道了，但是抢着吃的欢乐却永远忘不了。

后来，我们这一辈也长大了，上学、上班、结婚、生子，越来越忙，奶奶年纪也越来越大。父辈们也都很孝顺，有钱出力，从未因照顾奶奶的事情发生过不愉快，反而是奶奶执意要自己一个人住，大概是不想麻烦儿女也不想受拘束吧。记得有一年世界杯期间，我跟爸爸去看奶奶，在奶奶家看比赛，奶奶便坐在旁边跟着看，她看不懂，就

问爸爸，那么多人在那儿跑来跑去是干嘛呢？爸爸给她解释，两队人抢球呢。奶奶认真思考半天，说：“这么多人就争那一个球？争啥争？给一人发一个呗。”我听后笑了半天。回想起来，奶奶这一辈子就是不争执，不纠结。所以当地年龄越来越大，跟身边人也越来越难沟通时，她依然能坦然面对。当她把身边的人都忘记了的时候，她依然能招呼人、夸奖人，不显得一丝局促，真是可爱的老太太！

我想，人老是很孤独的，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认识的人越来越少，说话的内容越来越单一，世界变得越来越陌生，若非内心足够强大，是没办法保持平静的。要想长寿，首先要修炼内心，这是我从奶奶身上悟到的。

零零碎碎，都是美好的回忆。其实这么大的家庭，也有不和谐的时候，只是没什么原则性的分歧，所以，日子长了，不和谐的都忘记了，只有温馨的，美好的日子永远留在了回忆中。

奶奶在最后的岁月里，是不是也是活在她的美好回忆中呢？



再回保安

胡小龙

这次回到保安镇工作，距离2021年离开相隔了两年的时间，但保安的样子却变了许多，变得更美了，也更有大镇气象了。

不必说一条条乡间道路平坦通畅，一座座农家小院错落有致；也不必说四面八方的游客来此寻文化之根、溯汉字之源，天南地北的艺术家们在此纵情山水、挥毫泼墨；更不必说如今的保安镇已经承办了多个大型文化活动，仓颉文化旅游节暨谷雨祭祀仓颉活动每年都在保安仓颉小镇如期举办……这一切让我觉得既熟悉又陌生，就像曾经见过的邻家小妹，初见的时候还是含羞的少女，再见的时候已是风姿绰约了。

保安于我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八年前，我作为组织部门新招录的选调生来到保安参加工作，那时的我刚刚走出大学校门，对乡镇工作充满了热情。以前在延安大学的校园里时常看到“立身为公，学以致用”的校训，到保安镇报到的那一刻，我才觉得算是有机会去践行它了。在镇上，我先后当过包村、宣传和组织干部，在每个岗位上，我深深体会到了基层工作的艰辛和不易，但正因为扎根在基层，我才有机会见证并分享保安近年来发展的成果。

早些年在保安，我时常有一种驻守洛南边界的感觉。其实保安离县城并不是很远，就25公里左右的距离而已。但那时一遇到特殊天气，25公里竟也成了“硬坎”。当时回县城一般都会从眉底村爬坡上梁经过永丰镇，到了冬天，倘若遇到那段坡路上有积雪或者结了冰，便不能开车了。有一年，冬天雪下了近一个月，许多同事待在镇上一个多月都没有回家，有特殊事情，只好徒步从保安走到永丰，再从永丰坐公交到县城。印象最深的是有好几年的时间，因为洛潼路没有修好，开车从县城到保安必须走一段河滩和一段村道。走在河滩上总是会被石头磕到汽车底盘，走在村道上经常会不过车。大路上也是坑坑洼洼，颠簸难行，那时去趟保安真是费好大的劲，何曾想过，如今不到20分钟就能从县城开车到保安。

开车走在新修的洛潼路上，路线笔直，没有意想不到的急转弯；视野开阔，也没有看不到的死角死面，干干净净的柏油路走起来让人觉得既舒服又解压。往大了说，保安镇已经迈进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因为洛潼路有“催人跑”的意思；往小了说，我虽不是汽车本身，但也不由得为车子感到高兴，毕竟走在这好路上省油是不必说了，对轮胎也好，关键是更能保障人的安全，提高办事效率，这大概就是一种获得感吧。

有人说，兜兜转转的重逢，是一段美丽的开始，也是一段崭新的旅程。所以，能再次回到保安工作，对我来说，既是再续前缘，也是拥抱未来。